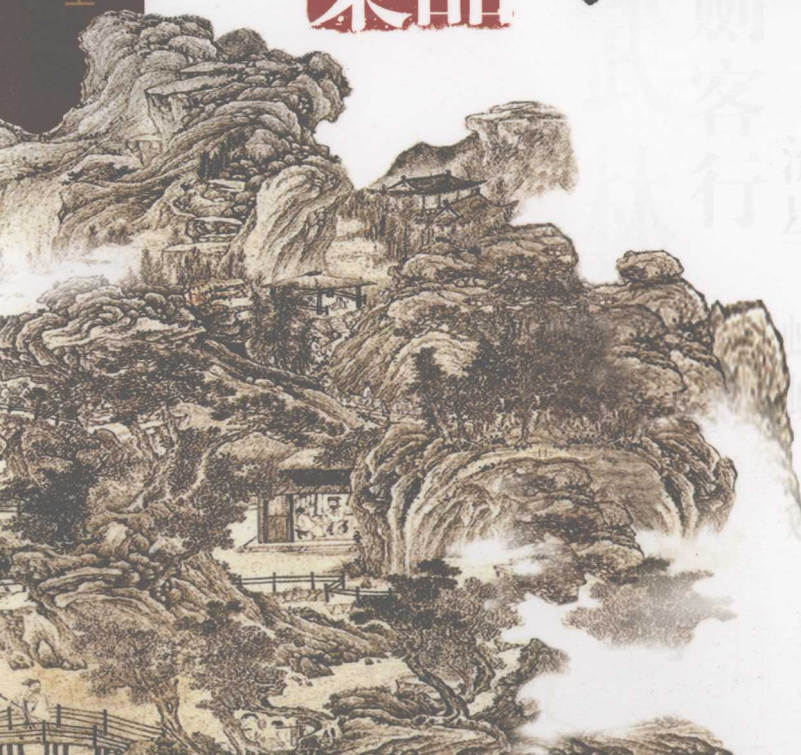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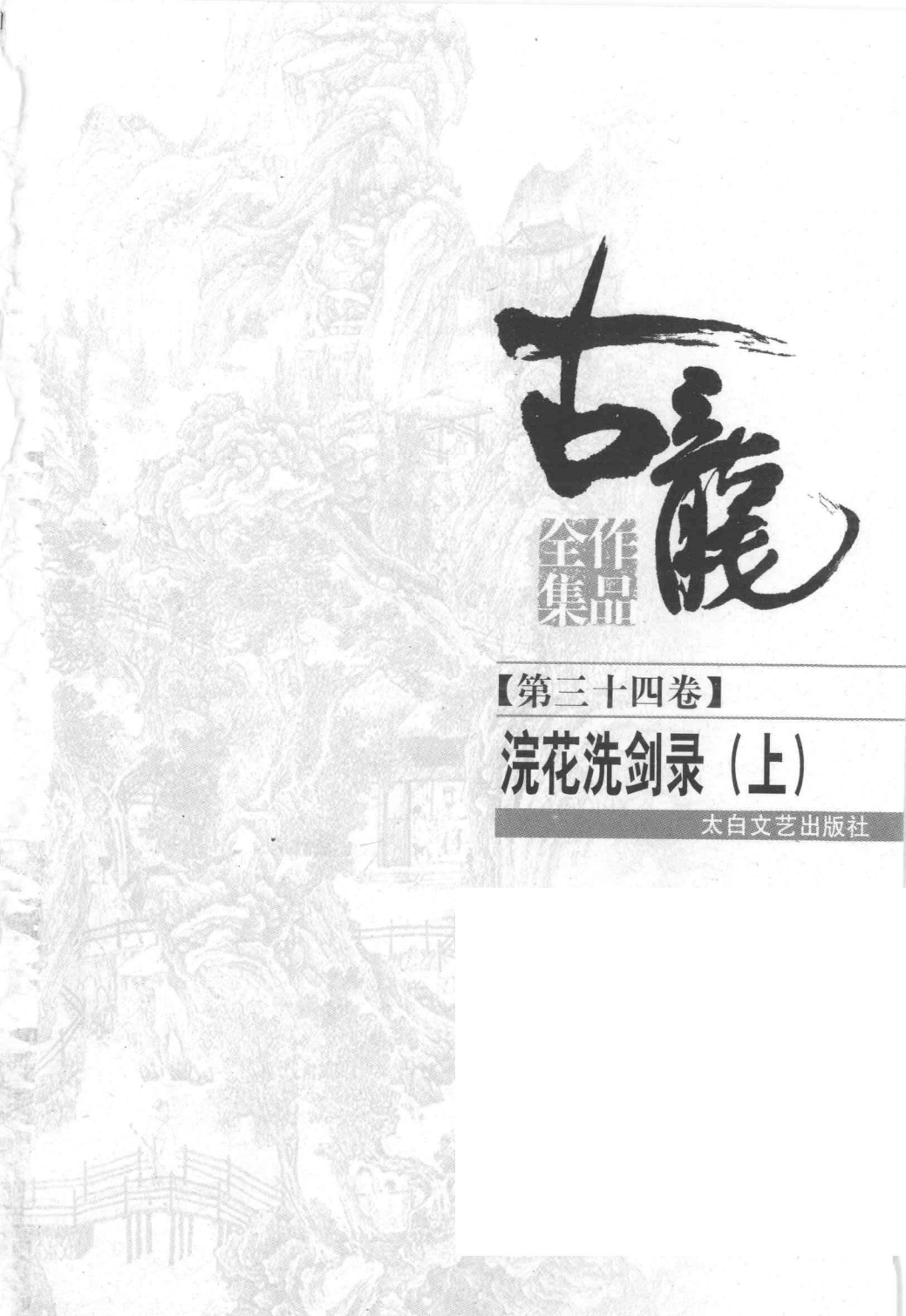
浣花洗劍錄

上

古龍

作品集





古龍

作品集

【第三十四卷】

浣花洗剑录（上）

太白文艺出版社



浣花洗劍錄 目錄

第一回	一劍動江湖	(1)
第二回	飛傳神木令	(19)
第三回	四海驚絕色	(35)
第四回	嘯傲勝王侯	(50)
第五回	錦帆起風波	(67)
第六回	千里下戰書	(83)
第七回	劍氣映金波	(98)
第八回	兩雄不并立	(113)
第九回	人死鬼上門	(129)
第十回	風雨最無情	(145)
第十一回	結義赤子心	(160)
第十二回	幫會大爭鋒	(175)
第十三回	滿腔俠義心	(190)
第十四回	一闕死亡曲	(206)
第十五回	武道法自然	(221)
第十六回	江湖起風波	(237)
第十七回	黃鶴樓大會	(253)
第十八回	高歌別紅塵	(267)



浣花洗剑录

目录

第十九回	流浪三千里	(281)
第二十回	转战四十城	(295)
第二十一回	忍所不能忍	(308)
第二十二回	为所不敢为	(322)
第二十三回	杯酒论英雄	(334)
第二十四回	梦中会情侣	(347)
第二十五回	茶林迷魂阵	(359)
第二十六回	魔宫催眠曲	(372)
第二十七回	火魔炼心剑	(386)
第二十八回	破云震天笔	(399)
第二十九回	是非最难言	(411)
第三十回	手足竞相残	(424)
第三十一回	奇人多奇遇	(437)
第三十二回	泰山英雄会	(451)
第三十三回	东瀛武士刀	(464)
第三十四回	公主战群雄	(478)
第三十五回	千变万化	(491)
第三十六回	人中之龙	(504)



浣花洗剑录 目录

第三十七回	众望所归	(516)
第三十八回	永不分离	(528)
第三十九回	武林第一人	(539)
第四十回	死亡的约会	(551)
第四十一回	破东瀛一刀	(562)
第四十二回	等白衣人来	(574)
第四十三回	善变美人心	(585)
第四十四回	神秘五行宫	(595)
第四十五回	美色换绝艺	(606)
第四十六回	欢场变屠场	(617)
第四十七回	危难见真情	(628)
第四十八回	玉阶黄金宫	(640)
第四十九回	无畏上天梯	(651)
第五十回	放逐浮大海	(664)
第五十一回	大难竟不死	(676)
第五十二回	最苦是寂寞	(689)
第五十三回	瞒天过海计	(699)
第五十四回	灵犀一点通	(711)



浣花洗劍錄 目錄

第五十五回	盜亦有道	(722)
第五十六回	老而不死	(733)
第五十七回	杀手三劍	(744)
第五十八回	绝世一招	(757)
第五十九回	多情种子	(768)
第六十回	一战成功	(779)

第一回 一剑动江湖

冷风如刀，云层厚重，渤海之滨，更是风涛险恶。远远望去，但见水天相连，黑压压一片，浪涛卷上岩石，有如泼墨一般。忽然间，一根船桅被浪头打上了岩石，“啪”的立刻折为数段。浪头落下时，海水中骇然竟似有对锐利之眼神闪了一闪。等到第二个浪头卷起落下，这眼神已离岸近了两尺，已可隐约看到他的面容。如此风浪，如此寒夜，若说海浪中竟会走出个人来，当真是令人难以相信之事。但十数个浪头打过，却果真有条人影一步步走上了岩石边的沙滩。

霹雳一声，浓云中电光一闪，只见这人影乱发披肩，半掩面目，双手紧握着一柄长达六尺的奇形乌鞘长剑，掌背青筋暴现，似是他宁可失去世上一切也不愿将此剑放松片刻，而瞧此情况，他显见是在船毁之后手握铁剑为杖自海底一步步走了上来，那如山之海浪竟也打不退他。只见他上岸又走了几步，身子便扑地倒下，但他在倒下刹那之前，身子仍然如枪一般挺得笔直，目光也仍然厉如闪电。

长夜渐逝，云层渐薄，曙色降临大地，沙滩上沉睡之人忽然翻身跃起，左掌又复紧握长剑，动作之轻灵迅快，笔墨难以描叙，但他却决不肯多浪费一丝气力，身子乍一站直，全身肌肉立刻松弛。他身子看来并不强壮，但由头至踵俱都配合得恰到好处，绝无一分多余的肌肉，手足面目皮肤俱已晒成了古铜颜色，骤眼望去，恰似一尊铜铁雕成的人像，双肩沉重，鼻直如削，年纪看来似在三十左右，却又似已有五十上下。

他衣衫还未干透，全身俱是沙土泥垢，但他却决不伸手拍打，只是自怀中贴肉处取出只油布包袱，包袱里有页描画极为详细的地图，还有本写满人名地名的绢册。他凝神瞧了半晌，口中喃喃道：“崂山……飞鹤门……青鹤柳松……”藏过包袱，抓起长剑，放步向西而去，看似走得极慢，但眨眼间便已去远，沙滩上留下一行长长足印，每只足印之间相隔俱是一尺七寸，便是用尺来量，也无这般准确！

鲁东武林大豪“青鹤”柳松，成名垂四十年，化鹤掌、鹤爪十七抓、鹤羽针号称三绝，自立“飞鹤门”以来，隐然已是一派宗主之身份，崂山



足下之柳宅更是院宇深沉，门庭高阔。

黄昏时，突见一人自东而来，一身麻布白衣，齐眉勒着一条白麻布带，长发披散，背负六尺长剑，正是那自海浪中现身之怪客。他不知何以换了一身衣衫，但脚步每踩一步仍是一尺七寸。

他不急不缓走上柳宅门前石阶，那两扇朱漆大门虽已紧闭，他却似未瞧见，一步步走过去，突然身子一欺，只听“勃”的一声，他身子已走入门里，那扇黑漆大门却已多了个人形的破洞，一片木板“啪”的落下。他举步踏过木板，面色绝无丝毫变化，生像那扇门本是纸糊而成，任何人都可穿门走过似的。

但门里树下几条大汉见了此等情况，却不禁骇极而呼。白袍人似是根本未曾听到，一步步走过去，一字字缓缓道：“柳松在哪里？叫他出来！”

语声清楚准确，但听来却似有种说不出的生硬怪异味道。此刻日色已落，朦朦胧胧的光芒映着他铜像般的身子，披散之长发和那冰冷的面色、闪电般目光，更是奇诡恐怖，无与伦比。众人只觉喉间咯咯作响，突然一齐转身，放足奔走。这些人俱是“飞鹤门”下高手，平日俱将流血争杀视作家常便饭，如今竟被人吓得转身飞逃，当真是从来未有之事。

突听一声大喝：“什么事如此惊慌？”

喝声有如洪钟，震得人耳鼓“嗡嗡”作响。一个身穿锦袍、满头白发的老人，大步自前厅走出。众人面如土色，颤声道：“师……师父，你瞧那……那厮不知是人是鬼？”

白发老人皱眉叱道：“胡说！”但目光瞧见那白袍人诡异之神情，心下也不觉大吃一惊，当下抱拳道：“朋友是谁？有何来意？”这两句话说得更中气充沛，震人耳鼓，显见有向来人示威之意。

哪知白袍人却仍似没有听到，一步步走过去，直走到老人面前，道：“柳松就是你？”

老人道：“不错！”

白袍人道：“好，取出兵刃动手！”

青鹤柳松呆了一呆，道：“朋友与柳某有何仇怨？”

白袍人道：“没有！”

柳松道：“你我素不相识，又无仇怨，为何要动手？”

白袍人道：“谁叫你是成名的武师！”

柳松又是一呆，道：“莫非只要是武林中成名人物，你就要和他动手不成？”

白袍人嘴角突然泛起一丝诡异的笑容，缓缓道：“不错，向天下武林名人挑战，便是我此番东来之意！”他语声本极怪异，再加那诡异的笑容，更是骇人。

“青鹤”柳松只听得一阵寒意自心底升起，却仰天大笑道：“以一身之力，要向天下豪杰挑战，朋友你……你莫非是在说笑么？”

只见那白袍人冷冰冰的面容绝无丝毫表情，比铜像还要生冷坚硬。柳松突觉心头寒意更重，干笑了数声，便再也笑不出来。白袍人一字字道：“快动手！”

柳松环顾一眼，“飞鹤门”下弟子多已赶来，数十双眼睛都睁大了在瞧。柳松知道今日是非动手不可的了，双掌一拍，立刻有人送来一双形如鹤爪、乌光闪闪的外门兵刃，大致看来，与闽南派所使之“鸡爪镰”颇为近似，却又另有妙用。

“青鹤”柳松一生与人争杀不知凡几，更不知有多少人丧生在这鹤爪十七抓下，但此刻他手掌触及这双冰冷坚硬的兵刃，指尖竟不由自主微微颤抖，这更非他这般武林名家应有之现象。柳松振起精神，暗道一声：“好没来由！”双爪相交，当的一声，左爪在下，右爪在上，架起“十字式”，沉声道：“柳某这一双鹤爪，除了十七抓招式变化外，内藏鹤羽针，兼打人身穴道，你要留意！”

他先行点破自家兵刃妙用，丝毫不肯偷占便宜，简简单单一招“十字式”架起，更是神充气足，进可攻，退可守，果然无愧巨匠身份！

白袍人冷冷道：“闻得中原武林近年又添了一十三种奇门兵刃，不意我东来首战，便遇着了其中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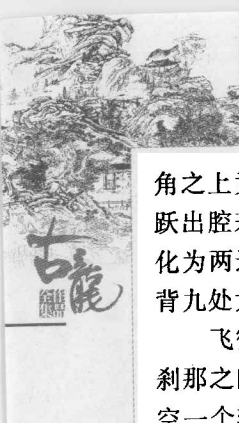
柳松大喝道：“请教！”招式突然一变，左爪在先，右爪在后，双爪平持当胸，身形立刻游走。但他双腿半曲半伸，双爪如封如攻，矫健灵活之态，竟较仙鹤更胜一筹。

但无论他身形如何变化，白袍人只是卓立中央，丝毫不动，非但长剑未曾出鞘，眼帘竟也垂下，宛如老僧入定一般。

“青鹤”柳松身形游走十圈，心里已不知有多少次想要出手，但见了白袍人神情，这一招竟是不敢击出！

月色渐黯，映得白袍人身形更是凄清恐怖。虽在秋冬之交，柳松额





角之上竟已布满汗珠，旁观之弟子更是瞧得目瞪口呆，一颗颗心几乎跃出腔来。忽然间，只听柳松一声长啸，亮如鹤唳长空，掌中一双鹤爪化为两道乌光，盘旋灵动，一招七式，分抓白袍人肩头、腕肘、前胸、后背九处大穴，正是鹤爪十七抓中攻势最最凌厉的一招“云鹤搏龙”。

飞鹤弟子素知这一招战无不胜，势不可当，方待喝采，哪知就在这刹那之间，突有一道青光腾霄而起，两人身形一合即分，“青鹤”柳松凌空一个转身，远退七尺，笔直落了下去，双足似已插入土中。白袍人仍是直立不动，神色不变，只是背后六尺长剑已然出鞘，剑尖斜指柳松，却有一滴滴鲜血自剑尖缓缓滴落，四五滴鲜血落在地上。“青鹤”柳松身子突然仰天跌倒，幽凄夜色中，但见他双睛怒凸，一道血口自眉心划过鼻尖、仁中、嘴唇、咽喉，直下胸膛，不偏不倚，恰在中央，入肉几达一寸，眼见便是神仙也难救得活他！

飞鹤弟子眼见掌门人在对方一剑之下便已丧生，而数十双眼睛竟无一人看出别人一剑是如何出手的，骇极之下竟忘了惊呼，也不知动弹。过了半晌，只见那白袍人剑尖缓缓垂下，剑上已无一滴鲜血，六尺剑身似是一泓秋水。

白袍人比青锋还要锐利的目光冷冷扫了众人一眼，目中满带不屑之意，似是在说：“你们这些人，还不配我出手！”转过身子，向门外走去，与走进来时脚步丝毫没有两样！

突听一人厉喝道：“恶……恶贼，还我师父命来！”此人乃是飞鹤门下弟子，心里虽然害怕，却又怎能容得这杀师的大仇人大模大样走出门去，只是喝声仍不免有些颤抖，脚步也有些踉跄。

四个武功较强、胆量较大的弟子，也随他一齐追去，五个人眼都红了，呼呼几拳，前后左右、没头没脑地向那白袍人击去！

这几人虽非一流高手，但功力不弱，几拳击将出去，风声虎虎，力道不可轻视。哪知白袍人头也不回，长剑反手挑出，只见惊虹般剑光闪了几闪，一声惨呼，五个人一个个仰天跌倒，眉心正中一条血口直下胸膛。白袍人出剑虽有先后，但神速无俦，一剑似已化为五剑，五个人竟似同时受伤，同时惨呼，是以听来只有一声。飞鹤弟子惊骇至极，齐地咬牙追出！

只见那白袍人仍在一步一步地走着，但身形已远在十余丈外，一连串鲜血随着他足迹洒落，众人只觉心胆皆丧，双膝发软，哪里还敢再追？

白袍人头也不回地走出一里开外，又自取出地图绢册，瞧了几眼，喃喃道：“十月初七，青鹤柳松；十月初八，二环赵士鸿；十月初九，八仙剑李青风；十月初十，八手鏢金大非；十月十一，便是济南白三空的死期了！”一阵寒风吹过，风中突然簌簌落雨来，似是苍天也在为这一场江湖浩劫哀悼。

十月十一日，济南府天色阴暝，将雨未雨，数十条披麻带孝的大汉，押着四辆灵车、四口棺木自东而来，穿过长街，走到一座极为宽阔的宅院前。八条黑衣大汉早已敞开大门，垂立而迎，神气俱是十分沉重悲恸。大汉们抬着棺木走了进去，只见一个身材颀长、身穿黑丝长衫、颌下五柳长须、相貌十分清奇的老人，不言不语，垂手肃立在厅前石阶上。

数十条披麻带孝的汉子一见此人，立刻放下棺木，黑压压跪满了一地，纷纷哀声道：“白老前辈，请瞧在昔日交情份上，为家师复仇。”

黑袍老人面沉如水，缓缓走下石阶，随手一挥，立刻有人抓起了四口棺盖，棺木中躺着四具老人的尸身，俱都面目狰狞，双睛怒凸，显见临死前充满悲愤惊恐，致死的伤势也是完全一模一样——眉心之间一道血口，直下胸膛。黑袍老人道：“关起大门，八弟子在外守护。”

八条精悍少年腰佩长剑，齐声恭应，抢出门去，黑漆的大门立刻紧紧关起。黑袍老人背负双手，在院中缓缓踱了几圈，仰天长叹道：“青鹤柳松、二环赵士鸿、八仙剑李青风、八手鏢金大非竟会在四日间一齐遭了别人毒手，唉……唉……此事若非眼见，谁能相信？谁能相信？”

这黑袍老人正是山东省武林盟主、“清平剑客”白三空，拳剑无敌，与“青鹤”柳松等人俱是过命的交情，是以柳松、赵士鸿等人身死之后，门下弟子立刻护灵前来，求他为亡师复仇。

只听众口纷纷，说的都是那白袍怪客容颜之冷漠、行事之怪异、剑法之惊人。除了“飞鹤门”弟子还听他说过几句话外，别的人仅只听他说过“你是否某某？”“动手！”这几个字，更未见过他面上有任何一丝表情，除了与人动手、一心取胜外，世上别的任何事，他似乎都未放在心上。

清平剑客越听面色越是沉重，仰天自问道：“一招致命？一招致命！这是什么武功？这是什么武功？”

这时守护在门外的八大弟子已瞧见长街尽头有个白袍人一步步

走来。八人心头齐跳，交换个眼色，再回头，白袍人已在面前，冷电般目光一扫，已将八个人从头到脚瞧了一遍，道：“去叫白三空出来！”

他绝不肯无益浪费一丝精力，是以平日行路不施轻功，平日说话更不贯注内力。清平门下八弟子怎知此理，听他语声中气并不充沛，只道剑法纵强，内力却不强，心下不禁忖道：“以我八人之力，莫非还不能胜他？”

八个人同样的心思想法，又自对望一眼，大弟子莫不屈冷冷道：“朋友要见家师，得先闯过我兄弟这一关！”语声未了，“呛啷”几声清响，八柄长剑已自出鞘。这八人非但拔剑奇迅，动作更是整齐划一，但见青芒闪动，如墙如网，一般江湖豪杰，见了他师兄弟这一手拔剑的功夫，定将色变！

白袍人目中却又露出不屑之色，突然后退几步，只见剑光一闪，立刻回鞘，拔剑、挥剑、插剑，三个动作一眨眼已完成。等到清平门八弟子定睛去瞧时，他手中已多了段枯枝。原来他方才一拔剑，便已削下这段枯枝。只听他缓缓道：“拿去给你师父瞧瞧！”转身远远走开，坐到树下一方青石上，不言不动，似已入定。

八人面面相觑，心里俱都莫名其妙。莫不屈拾起那段枯枝，道：“这……这算什么！”

二弟子金不畏道：“莫非这厮怕了咱们？”此人身高八尺，背阔三停，是条不折不扣的莽汉。

三弟子公孙不智沉吟道：“此事绝不简单，咱们不如先去面禀师父！”此人身形瘦小，最工心计，白三空为他取名“不智”之意，便是要他为人多往宽厚处想，少动些心智。

莫不屈瞧了那白袍人一眼，颌首道：“正该拿去给师父瞧瞧。”拍门闪身而入。白三空一瞧他神色，便知白袍怪客到了，面容骤然一变，道：“在哪里？”

莫不屈道：“在外面。他不敢与弟子们动手，又不敢闯进来，却削了段枯枝，要弟子拿来给师父瞧瞧。”

白三空双眉紧皱，接过枯枝，起先随意瞧了几眼，然后目光突然瞬也不瞬地凝注在那枯枝切口上，竟看得呆住了。

莫不屈见他师父面上忽而微笑，似是深有会心，十分赞赏，忽而凝重，似是心头恐惧，不能自己，到后来手掌竟微微颤抖起来，莫不屈越看越奇怪，忍不住道：“师父可要弟子们去将他打发了？”

白三空面色一沉，怒道：“你八个人想要送死么？”

莫不屈道：“但……”

白三空道：“他是不屑与你等动手，否则你八人此刻焉有命在？”莫不屈垂头不敢说话，心里却甚是不服。

白三空叹道：“枉你学武多年，还是这样有眼无珠！去，去唤你师弟们进来。”

莫不屈啜嚅着道：“但那厮……”

白三空怒道：“他若要进来，你们谁拦得住？他既在相候，便莫要怕他闯进来……敞开大门……”莫不屈怎敢不听，当下敞开大门，将七弟子一齐唤入。那白袍人却仍不言不动，坐在树下，嘴角边轻蔑之色越来越是浓重。

白三空走入内堂，提笔写了封书信，将那段枯枝也封在信中。八大弟子守候在旁，但见他们的师父面色更见沉重黯然，手持信封，默然良久。门外天色渐黯，一条黑衣大汉蹑手蹑足，掌灯而入。

灯火闪动，白三空向八大弟子各个瞧了一眼，突然叱道：“跪下！”八大弟子呆了一呆，跪满一地。

白三空道：“本门第三戒是什么？”

白三空门下戒律精严，众弟子想也不想，齐声道：“师令如山，违者天诛！”

白三空道：“今日一战，为师无论生死胜负，你都万万不可出手！”

众弟子哗然，纷纷道：“但你老人家……”

白三空怒叱一声，压下了众弟子之言，道：“此乃师令，违者天诛！你们还要说什么？”

八大弟子齐地垂首，不敢出声。白三空道：“为师今日若是战死，自不屈以下七人，可分别往投少林、武当、峨嵋、点苍、崆峒、华山、淮阳七大门派，这七派掌门人与为师俱有旧谊，必将收容你等，你七人只要专心学武，别的事都可不必去管，只有你……唉！”

他目光转向八弟子中最幼一人胡不愁，叹道：“只有你却是责任重大，此后只怕极少安宁之日。如此重任，不知你可承担得了？”

胡不愁道：“弟子尽力去做……”只见他头大身短，额角开阔，面上纵然未笑，也带着几分笑意，一张嘴平日吃饭的时候多，说话的时候少，在白门八大弟子中，看来本最无用。莫不屈等七人见到师父竟将最



重的责任交付于他，俱是愤愤不平。

莫不屈忍不住道：“师父若有重任，不妨交给弟子或是公孙三弟……”

白三空面色一沉，叱道：“这里没有你说话之地，退开去！”

将手中信封交给胡不愁，沉声道：“今日为师若败，你速至后院，将宝儿带走，寻着这信封上所写之地，将宝儿与书信一齐交给收信的人，再听他吩咐。”

胡不愁看也不看，将信放在怀里道：“是！”

白三空面色稍和，道：“到了地头，无论见着什么奇怪的事，都莫要吃惊……唉，其实你此刻已可去了！”再也不瞧众弟子一眼，自案头取起佩剑，大步而出，走过那四具棺木时脚步微顿，伸手在棺盖上轻轻抚摸半晌，突然仰天笑道：“咄！武人本应战死，生死有何足惧！”

大笑声中，三脚两步走到那白袍人面前，道：“阁下为了研究武学大道，不惜杀人；在下为了武学大道，不惜战死。殊途同归，你我本是同路人，今日你纵将我杀死，我也不怪你！”

白袍人缓缓站起身来，突然躬身行了一礼，白三空道：“阁下何故多礼？”

白袍人面无表情，道：“你是我东来所遇着的第一个真正武人，理应行礼。”

白三空肃然道：“多谢！”

白袍人道：“动手！”

白三空“呛”的拔出青锋，左手握住剑鞘，右手挑起剑尖，道：“请！”

这一声“请”字出口，广场上刹时变为死寂，虽有百余人一旁围观，但连根绣花针跌落地上都可听见。

只见“清平剑客”左手捏诀，右手持剑，诚心正意，凝目看剑尖，突然平平一剑削了出去！

柳松、赵士鸿等人之门下，眼看自己师父与这白袍人动手时，俱是绕着白袍人盘旋急走许多盘之后方自出手，此刻众人见到白三空身子不动，这么快便削出一剑，剑招又是如此平庸，丝毫不见奇诡之处，众人都不觉大吃一惊，只觉白袍人长剑一闪，白三空便要横尸就地。

哪知白袍人见了如此平平庸庸的一招，竟未乘隙还击，反而后退一步。“清平剑客”脚步微错，青锋回旋，剑身不住颤动，又是平平一剑

划出，白袍人身子一侧，又自后退一步。白三空接连两剑，招式大同小异，攻势既不猛烈，守势亦不严密，下半身更是空门大露，但白袍人竟被逼得后退两步，柳松等人的弟子见了，俱都惊奇交集，暗道：“我师父使出那等绝招，仍不免一招之下毙命，清平剑客看来如此平庸的招式，为何反能将这白袍怪物逼退？”

他们自不知道，白三空第一招使的是“青剑”的起手式，第二招使的是“鸳鸯剑”起手式，一连两剑，使的俱是别人剑派中的“起手式”，已是大背武学原理之事，何况“清平”、“鸳鸯”两派的剑法昔日本是夫妻两人同创，起手一式，俱是“举案齐眉”，以示夫妻相敬之意。

这两招“举案齐眉”，攻守本都不佳，但顾名思义，自将眉心一带护守得十分严密。“清平剑客”白三空与人交手经验丰富，使出这两招来，正是为了要对付白袍人自眉心划下的一剑。此刻他见白袍人连退两步，精神不觉一振，青锋暴长，光芒流动，第三剑便乘势击出。

白三空剑法本以清丽流动见长，这一剑正是他得意之剑法，端的清丽绝俗，流采照人，虽然仍以护守眉心为主，但招式间已藏有极为凌厉的攻势，迫得白袍人连绵不绝地后退，众人但觉眼前一亮，震天价喝起彩来。

哪知四下彩声方起，突有一缕夺目的光华自白袍人身后直刺而出，但听“呛”的一声轻响，声如龙吟，接着，一溜青光斜刺飞出，“夺”的刺入枯树干中，竟是半截青锋，而白三空掌中剑亦已剩下半截，身形踉跄后退几步，惨笑道：“好……好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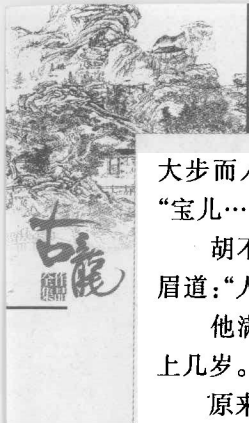
“法”字尚未出口，仰天跌倒，眉心鲜血泊然。白袍人掌中六尺长剑仍在不住轻颤，鲜血一连串滴下。他冷漠的目光凝注着自剑尖滴落的鲜血，披散的长发在风中飞舞，神情仿佛十分寂寞萧索，而天地肃杀，四野寒意也似更重了。

众人被惊得呆了半晌，这才呼喊出声。莫不屈等七弟子狂呼着扑在白三空倒下的身子边，远远一声雁唳，其声断肠，胡不愁却已远远跪下，向他师父的尸身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头，双目中眼泪转了几转，反手一抹泪痕，头也不回地奔出门去，哭声与惊呼便被一齐隔在门外。

白府庭院深沉，前面的动静根本未曾传入后院。

后园一株梧桐树下的短榻上，躺着个十一、二岁的锦衣童子，正瞪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在看书，身旁放着盘果子，他也忘了去吃。胡不愁





大步而入，背后已多了个包袱，目光一扫，瞧见了看书的童子，唤道：“宝儿……”他一连唤了三声，但那童子看得出神，连一声也未听见。

胡不愁暗叹一声，走过去提起他膀子，那童子这才抬起眼来，皱着眉道：“人家正在看书，你来吵什么？还是快去练你的武吧！”

他满面俱是童稚之气，说话却是老气横秋，似是比胡不愁还要大上几岁。胡不愁柔声道：“你外公要我陪你出去玩玩，你还不高兴？”

原来这童子正是白三空爱女白曼莎的独生子方宝儿。白曼莎与方师侠夫妇侠踪浪迹天下，宝儿自幼便被寄养在外祖父家里。若是别的童子听见出去游玩，谁不雀跃欢喜？但方宝儿却摇了摇头，道：“我不去！”仍是在垂首看书。

胡不愁知他性子倔强，而且千奇百怪，什么事都做得出，谁想强迫他去做不愿做的事，准是自讨苦吃，当下目光一转，道：“古人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莫非只想做个读死书的书呆子？否则就该出去开开眼界。”

宝儿抬头想了一想，道：“这话也有道理，好，我跟你去。但总得去收拾收拾才能走呀！”

胡不愁怕他年纪太小骤逢惨变，会禁受不住，当下冷笑道：“男子汉大丈夫，说走就走，只有婆婆妈妈的人，才会去收拾东西！”

宝儿涨红了脸，道：“走就走。”将书收进怀里，一跃而下，道：“只要你敢去的地方，我就敢去！”

胡不愁笑道：“这才是男人模样！好，随我来。”

两人开了后门走出，胡不愁满心恐惧，但面上仍是嘻嘻哈哈与宝儿说笑。此时虽然秋高气爽，但两人走了一里路，宝儿已是满头大汗，忽然停下脚步，正色道：“大头叔叔，我看你真有些小孩子脾气，做事只顾自己，不顾别人，难道就不知道别人文质彬彬不能像你们走得那么快么？”

胡不愁听他老气横秋地教训自己，心里非但不觉可笑，反而大生怜惜之意，暗叹忖道：“这孩子父母不知去向，惟一的亲人外公又……唉，我若不照顾他，谁照顾？”当下指着前面一处茶棚柔声道：“你若累了，咱们就去那边歇歇。”

宝儿笑道：“这话你早该说了。”

到了茶棚，胡不愁这才自怀中取出书信，到棚外去瞧。信封上简简

单单写着四个字“不愁拆阅”，信的内容是：

“字谕不愁，汝阅信之际，为师想必已遭毒手。为师一观白衣人剑削枯枝之切口，已知此人剑法不但高越为师数倍，当今武林中亦无其人之敌手，而此人这番东来，以战遍天下高手为志，观其剑法之辛辣狠毒，其心中似有满腔怨毒，对任何人下手绝不留情，中原武林中若无人战胜于他，势将不知有多少高手丧生于他之剑下。浩劫将临，为师实不能临阵脱逃，已决心以身殉武，但却又不能不为天下武林同道设法将此一浩劫消弭于无形，是以惟有令你即赴东海之滨，沿海观望，只要寻着一艘以五色锦缎为帆之巨船，汝纵不择任何手段，亦需设法上船，将封内之枯枝面交船上主人，那人必将有话问你，汝需立刻以实情相告，不得有半字虚言，然后静等回音。五色帆船主为天下惟一有望制服白袍人之人，是以此举实乃挽救武林命运之惟一途径，汝必须谨慎小心，达成任务，切记切记！”

字迹端正秀丽，虽在那般生死关头之下，但白三空却仍写得工工整整，一笔不苟，只在最后一个“记”字之最后一挑，才见败笔，可见“清平剑客”之涵养功夫的确远非常人能及。

胡不愁见到这熟悉的字迹，想到那亲切的面容，睹物思人，更觉悲思如涌，不能自己。看到“以身殉武”四字，心头但觉一阵热血上涌，眼前更是一片模糊。突听方宝儿在身后道：“你难道就不能安安静静地坐着喝杯茶么？唉！练武的人真糟糕！”

胡不愁勉强忍住眼泪，转身强笑道：“练武的人，有何糟糕？”

方宝儿充满稚气的面容突然泛起一种成人的悲哀，垂首不再说话。胡不愁皱眉道：“瞧你的模样，难道真的一辈子都不学武了？这却究竟是为了什么？”

方宝儿叹道：“说给你听，你也不会懂的。咱们走吧！”

胡不愁暗叹付道：“事已至此，只怕你不学武也不成了。”当下分辨方向，直奔东海之滨。时已入冬，路途遥远，行程本已非易，何况胡不愁走得匆忙，怎会带得有充足的盘缠，走了十余日，囊中所余已无几。

胡不愁暗道：“剩下的盘缠即使可维持到东海之滨，但却仍不知何时才能找得到那艘挂挂五色帆的巨船。我衣食无济倒也无妨，但宝儿如此幼小，怎能吃苦？”他名字虽为不愁，心里却暗暗发愁。

这一日到了海滨，方宝儿观异乡风俗，看连天白浪，不觉拍掌大笑，胡不愁却远远坐着钓鱼来。